

萧逸



Xiao Yi Wu Xia Jing Pin

武侠精品

甘十九妹

下

萧逸



武侠精品

Xiao yi Wu xia jing pin

甘十九妹

下

第二十章

这一程水流急湍，河道狭窄，夜晚行船不比白昼，所以须得打起十分精神，郭老八持长篙小心地应付着。等到他应付过这一段急流之后，眼前水道渐渐宽敞。

尹剑平伫立船尾，打量着这附近的形势，思及今后眼前，亦不免忧心忡忡。又念及“积翠溪”吴氏母子，不知如今情形如何？而那吴老夫人对他不仅有救命之恩，更有再造之情，由是念及草堂传技，静观壁画之种种，更不禁生出无限感戴之情。

他自幼飘零，无家庭温暖。吴氏母子对待他，真有甚于母兄，今后即以母兄事之亦无可。思念电转，又想到了敌人甘十九妹，虽说是年纪轻轻的一个少女，智力武功无不称得上登峰造极，可悲的是越来越重的压力加在自己身上，促使自己与她一拼生死存亡。这该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？时事的演变，似乎已把自己与“她”的距离拉近了，也许就在不久，自己与她将要再次比拼，那时是否能如上次一般在她手中逃得活命，可就难预料了！由是，他不禁又想到了“双照草堂”的那些奇异壁画上的罕异武功。如那些壁画所显示的奇怪招法，真如吴老夫人所说的那般不可思议，那就是用以制胜甘十九妹和丹凤轩的不二法门了。

水流潺潺，他的思虑也正如奔流的河水，一幕幕由眼前滑过去。

眼前情不自禁地又浮现出另一个人的影子来：尉迟兰心。忽然他的心跳为之加剧，那真是一种奇异的感觉。他之所以有这番奇怪的冲动，想系与那一夜旅邸的邂逅有关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她不该易钗而弁，乔装成一个男人。伤榻解衣，赤膊相偎，孤灯对守……咳咳！这该是如何缠绵悱恻

的一番腻情？自己显然被愚弄了，以至于不知不觉地背上了这个不该属于自己的感情包袱！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

忽然间他吃了一惊，这才发觉到不知何时，那个尉迟兰心竟然在自己心里占了相当的位置。“这是万万不可以的。”心里呐喊着，他用力地摇了摇头。

一片水花，翻上了船板，才使得他澎湃的思潮暂时停止住。

眼前水道又变狭了，两岸是荒芜的田野，附近不见一点灯光，只是船头一盏方灯，散发着昏暗的黄光，设非如此，将一无所见了。

尹剑平振作了一下，问道：“郭老八，快到了吗？”

“快了，”郭老八说，“绕过了这条岔流，就到了。”

尹剑平问：“这是一条什么河？”

郭老八道：“瞧河，过了青阳，河水转小，就叫‘老汴河’，再下去就是洪泽湖！”

尹剑平忽然想起来，就问道：“你刚才说洪泽湖有一个‘银心殿’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？”

郭老八放下长篙，双手拢住了舵道：“银心殿的人，都是樊老剑客在清风堡训练出来的，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武功，他老人家的儿子樊银江，人称‘银心殿主’，这一帮子人数虽然不多，不过十来个人，可是在这位银心殿主的领导之下，势力却一天天地壮大起来。妈的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这个银心殿好像专门跟我们黑道上的人过不去，只要一沾上他们，他们是决不留情！”他一直把自己当成黑道上的人，是以提起来尚有愤愤不平之感。

尹剑平提醒他道：“你已经不再是黑道上的人了，你要记住。”

郭老八“啊”了一声，一只手摸着下巴，呵呵笑了起来。

尹剑平道：“你可知道丹凤轩的人，已经到了什么地方？”

郭老八想了想，又摇摇头道：“这个可就不清楚了，听马老大说，那个姓阮的好像在颍州，在那里收服了‘十三把刀’，然后是十三把刀的老么‘水蛇’向三给我们通的消息！”

尹剑平点头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并没有见过那个姓阮的了？”

“没有！”郭老八现在是知无不言，“不过马老大见过，听说那个姓阮的喜欢穿一身红衣裳，武功高得很，不过，他身后面，还有更厉害的靠山，却是个姑娘人家！这年头可真是怪事越来越多啦。”

尹剑平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蒙城九丑是负责对付我，其他那些人呢？”

郭老八说：“听马老大说，那个姓阮的性子很急，好像要马上出手对付

什么人似的。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就没有行动，现在好像正在研究对策。”

说到这里，这艘船慢慢向岸边靠近。

郭老八用长篙定住了船，长长吁了一声道：“地方到了，大侠客你下去吧。我就不送你，我就这一直下去好了。”

尹剑平点点头，拉马上岸，郭老八又好心地理引他前往清风堡的路途，彼此互道珍重，一直看着尹剑平上了马，这个郭老八才撑船到江心，一径顺水而下地去了。

这时天刚四鼓，一阵寒风袭过来，离天亮大概还有些时候。

尹剑平虽觉有些疲倦，奈何这附近一片荒芜，虽有几处村舍，也都深沉寂静，不见一些灯光。他抄着小路，一路松缰慢行，行了约有一盏茶时光，才来到了官道，这官道也不过是一条较为平坦的黄土道罢了。

那清风堡如郭老八所说，还有一段长路，自己理应先找个地方歇一下才是。好在那匹牲口，经过长时间的休息，倒是精神旺盛，不如赶上一程。这么想着，他就打起精神，一路策马快行。约莫行了有盏茶功夫，来到了一处小小镇市，这地方民风淳朴，并无所谓的夜生活，虽有几家商店，也早都闭门打烊了。尹剑平绕了半天，才找到了一处叫“小青阳”的小小客栈，唤醒了店家，打点投宿。

天已经快亮了，他干脆也不再睡觉，只宽衣解带，盘膝在榻上运行了一番静功，又习了一番吐纳，这才“入定”过去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他醒转过来，只觉得神清智爽，精神抖擞，天已经大亮了。

店小二打来了洗脸水，洗漱完毕，尹剑平特地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问店里要了张红纸，恭敬地写了个拜帖：岳阳门末世弟子尹剑平拜。

就在这小店里，他吃了些东西，遂即结账离开，直奔清风堡而去。

清风堡乃是因旧时一个城堡而得名，它离青阳集北四十里，一处青葱翠岭。这里居民不多，总共百十来户，点缀在一片向阳坡地上。青葱翠峰之间，虽无固定城池篱藩，却在翠岭百十丈方圆之外，种植着一圈高可参天的松柏。

岁当春暮，万物复苏，堡上松柏郁郁葱葱，衬以青天白云、艳阳春光，真有限生气；和风过处，四下里荡漾起丛丛松涛，清脆悦耳，宛似人间仙境！触目及此，使人不禁精神抖擞！

尹剑平不觉心情为之一松。他连日奔波，心情抑郁，难得此刻遇此佳境，不觉地勒马停住，轻轻地吁了一口气。

正面一方平地拔起的丈二巨石，上刻“清风堡”三个巨大篆书，抹以朱红。在巨石之顶，攀生有一棵奇形怪状的苍郁古松，松枝如龙蛇蜿蜒，垂荫

数丈，煞是好看！

尹剑平在石前观看了一下，遂即徐徐策马前行，这是一条花岗石铺成的蜿蜒道路，路两侧柳荫深垂，马行其上，但闻蹄声得得，回声历久不绝！前行数十丈，只见足下花岗石道忽然随着升起的地势，岔分出若干条小道，其状如放射之蛛网，而自己此刻立身之处，显然是正中那个交集之点。

就以此交集之“点”而论，地势也端的不小，直径足有十五丈见方，这个圆圈里种植着适合时令的各色花树。一片粉红青绿，染目其间，五彩缤纷，真有眼花缭乱之感！

百花丛里，也就是这个圆圈正中心，建有一个白色的尖尖亭子，足有三数丈高下，六个飞檐长长弯出，其上覆盖着琉璃碧瓦，确是壮观得很！

尹剑平看到这里，不禁打心底生出一种崇敬，遂即翻身下马。只见一个四旬左右，身着古式长衣，表情斯文的儒士，正指挥着七八名工人在那里栽种树木。尹剑平唯恐马粪把对方这般优美的环境弄脏了，当下把马先行系向一边，这才整顿了一下长衫，向正中亭子行过去。青衣儒士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并不答理他，仍然指挥着一干壮汉，继续栽种树木。

尹剑平一直来到了近侧，向着那儒士抱拳道了声：“先生请了。”青衣儒士却似充耳未闻，足下向前跨进几步，指着一棵新栽的雪松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歪了，歪了！”

只见那几个汉子把那棵高有三四丈的雪松挪转了一个方向，儒士这才点头道：“好——好——唉！唉！又过头了。”口音里带着浓重的四川音调，一面说一面跑过去亲自指挥示范，费了老半天的劲儿，这棵树才算栽下了。青衣儒士由肥肥的袖筒里拿出一个桑皮纸卷儿，打开来，仔细地对照了半天，又走到了一个方向，指挥着这伙儿人，又栽下另一棵雪松。

尹剑平见对方不得闲儿，只得耐下性子来等着。却见附近，已经栽上了十几棵新的大树，还有七八棵同样大小的雪松，尚未栽种完毕。思忖着这些树木统统栽种完了，最起码也过了晌午，心里不免有些不耐！却见那个青衣儒士足下缓缓踱着方步，像是在衡量栽种树木的位置。他前行了一十六步，又向左斜面跨出三步，后退了两步，前后左右打量了一眼，用脚在地上跺了一下道：“这里，就是这里。”立刻有人走过来，在他立足之处仔细地画了一个记号。

青衣儒士道：“这一棵最为重要，要正正直直的，一点儿也歪斜不得，人土的树干要不深不浅，恰恰二尺二寸。”

一个负责的工头点头答应着道：“左先生，放心，绝不会出岔子！”

姓左的儒士点着头，却仍然放心不下，又走到一旁挑出了一棵最苍郁高

大的雪松，看着人抬过去，这才抖了一下身上的绸衫，缓缓向着亭子走过来。他像是有点儿累了，轻轻吁了一口气，在石砖上坐下来。立刻就有一名布衣侍者为他捧上了细瓷盖碗的香茗，儒士接过来撇了撇叶子，慢慢呷了一口。那一双虽不精光四射、却深深含着智慧的眸子，这才缓缓向着尹剑平身上掠过去。

尹剑平自是不会失去这个大好机会，当下赶忙拾级登亭，向着他抱拳见礼道：“先生请了，在下有事请教！”

儒士含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请坐下说话。”

尹剑平告扰落座。姓左的儒士一双眸子在他身上一转，目光掠过眼前花丛，已察觉到对方拴在一侧的那匹马，这些动作看来绝非有心，只是随意的一瞥而已。

接着他即吩咐道：“给这位朋友看茶。”

亭子里站着一名青衣侍者，立刻答应一声，就从特备的一个木质雕花提箱里，取出茶具，然后在文火小炉上拿起烹壶，小心翼翼地斟上了小半碗茶，双手向尹剑平面前送上。

尹剑平欠身道：“不敢！”双手接过。

姓左的儒士道：“足下大概走了不少的路吧，这茶是敝堡自制的‘七号毛尖’，较‘六安’、‘祁门’的名茶还强呢！”

说时，他伸出右手一根尖尖白莹的指甲，就茶水中挑起一片杂叶，轻轻剔开。尹剑平这才注意到，这位左先生不仅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，而且还留有晶莹剔透的十根指甲。观其神态谈吐，分明是十足饱学之士！

左先生的儒者风范立刻获得尹剑平的倾慕与好感！尹剑平饮了一口，果然唇齿生芬，他走了不少路，原已口渴，不觉将碗中茶三口两口饮下肚里，左先生莞尔一笑，挥了一下手，侍者立刻又为他斟上了一碗！

尹剑平这才觉出有些失礼，连道不敢，再次向对方抱拳道：“请问先生贵姓？”

左先生含笑道：“不才左明月，尊驾大名，是……”

尹剑平亦将自己名字报出，左先生嘴里念了一遍，点头道：“尹朋友敢是走岔了路？这里是清风堡，居民不多，对外甚少接触来往。尹朋友你是访友呢，还是路过？”

“有劳动问！”尹剑平欠身道，“在下此来，乃是要拜访一位樊老先生。”

左先生微微颌首道：“可是樊钟秀樊老先生？”

尹剑平道：“正是，左先生可知道老人家住在哪里？”

左先生微笑道：“尹兄哪里来？找樊老又有何事？”

尹剑平近看这位左先生举止斯文，一脸正气，再者对方身居清风堡，当非恶人，不便相瞒，却也不便直告，当下抱拳道：“在下来自岳阳之岳阳门，有要事面谒樊老前辈！”

左先生乍闻“岳阳门”三个字，脸上顿现惊异。那也不过是一霎间的事，嘴里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微微一顿，他遂面染戚容道：“尹兄不要见怪，不才得到传闻，似乎听说岳阳一门猝遭大敌，如今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！”

尹剑平不禁黯然一叹，说道：“先生所言不差，在下正是特为此事，意欲面谒樊老，有要事相报！”

左先生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尹兄所要面见的樊老正是不才敝东！既然如此，尹兄请随我来。”言罢步下石亭，向外踱出。

尹剑平紧随其后，连声说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”

左先生手指一条岔道，微微笑道：“你由此直去，即可见一座建筑新颖的红色石屋，那就是敝东下榻之处了！”

尹剑平抱拳告谢道：“多谢先生指点！”

左先生一笑道：“尹兄既然身佩长剑，想必精于武术了？”

尹剑平微微一怔，欠身道：“哪里，只懂皮毛而已，却不敢言精！”

左先生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敝东韬光清风堡数十年，虽是久已不问外事，只是心念江湖，却是有日无己，平日尤其醉心武学，不曾稍有懈怠。足下既是来自岳阳门，显系故人门墙，定为欢迎，只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像是有话要嘱咐，却又打住，脸上频有笑意，却又暗含着几许神秘。

尹剑平观察于微，遂道：“先生如有指示，请不吝赐教，以免在下触犯禁例，实所不便！”

左明月笑道：“足下不必见疑，既承见问，不才倒是提醒一下尹兄了。”

微微一笑，这位温文儒雅的左先生道：“敝东醉心武学，近年来已近痴迷地步，且又自视极高，不屑与一般江湖之辈来往，由是在其居住之处，也就是通往这中心圆环道上，设有若干埋伏，用以阻遏一般武林宵小窥伺。”

“当然！”左先生笑容可掬地接道，“这类设施在深悉武学真功的行家眼里看来，却是不值一提，自然也就无所谓构成伤害。敝东用心，不过旨在‘以武会友’，却是绝无别意，这一点尹兄切莫介意才是。”

尹剑平点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在下才疏学浅而武功平常，只怕未能通过，势将见弃于樊老前辈了！”

左先生摇头道：“不才对于武学虽是门外汉，但是，跟随敝东有年，这些年却也见过不少高人奇士，颇有知人之明。足下年岁虽轻，但两目精气十足，一双太阳穴更是隆起有异于常人，以此衡量足下必有非常功夫。眼前埋

伏，不过博君一笑，尹兄但请宽心前往，料必无事！”

尹剑平想了想也只好如此，当下抱拳别过，方待往自己坐骑行去，左先生却道：“尹兄只管前往，这匹马不才自会代你照顾。”

尹剑平道了声谢，好在一些重要东西，都带在身上，马背上不过是些衣物银子，即使遗失也是无妨。当下再别左先生，遂即向其指点处大步行进。

左先生脸上带着温文笑容，立在亭子脚下，目送着尹剑平的离开。尹剑平行至那条通道之端，忽然停住。他原先就已经有些感觉不妥，暗忖着正中的石亭子，以及那些栽种的雪松与每一条放射开来的道路搭配得饶富趣味，心中就有些怀疑，可能与所谓的阵法有关。

此刻，当他面对着道路路口，正待一脚踏下之际，忽然心中生出一种强烈的感应！这种莫名其妙的感应之力，使得他猝然停下了步子，一时按兵不动。

须知他年岁虽然甚轻，但多年来历经名师，就武学各门而论，当得上涉猎极广，其中以南普陀山的“冷琴阁”冷琴居士处所得之“春秋正气”功最为深奥！其实这门功力之精髓即在阵法五行易理正反生克！是以，尹剑平在这一门学问上，绝非门外汉。他先时只是对左先生栽的树木感到奇怪而已。倒也不曾想到许多，这时心里一经定下来，才觉出有些不对，当下只管站定身子，并不急急步入！

须知阵法布局，最忌慌张，一旦误入，对方阵法一经发动，再想冷静思考，可就事倍功半。是以踏入第一步最为重要。

眼前情势：那条花岗石铺就的直直甬道，一径通而前，其间少有阻拦，只是云气氤氲；在长长甬道两侧，间以耸峙着许多石人！

尹剑平后退一步，转过身来，再打量眼前那处花圃，但见花开如锦，一片五彩缤纷！只是他之着眼，却在于圃中花色之调配分布，细一观望，即觉察出，那些盛开的花色，共有十二种之多，再回观放射如蛛网之道路，亦为十二条之多。他不进反退，拧身之间，已回扑数丈，落身于亭脚之下！左先生却佯作不见，继续指使着那些人栽种树木。

尹剑平以花圃之花对应石道，每一花色对一石道，双方对照，是十二之数，顿时他明白了：对方这一微妙，即在于颇具生杀易理的“十二冲杀”之数。正中花圃乃是“主”位，埋设着“十二宫”，放射之十二条道路却居客数，乃暗含“十二星宿”，再搭配“十二地支”以定限时气候，设想得不谓不妙了！有了这番见地，他尤其不敢大意，心中默念着昔年冷琴居士所传授之“四化”口诀：

“甲廉破武阳为伴，乙机梁紫交叉是，

丙同机昌廉贞居，丁月同机巨门位，
戊贪日粥机为序，己武贪梁曲是寻……”

试以各定方位，再一细审眼前阵式，顿时众“星”明灭，已标明了正确方位。

有了这一层认识，再试观十二星宿道上，便不禁“波涌云诡”，处处布满了险恶杀机。尹剑平一时由不住打了一个寒噤，暗忖着：好厉害！莫怪乎这个“伏波老人”樊钟秀，敢于目空四海，原来果真大不简单，即以眼前入门这一局阵势而论，当今武林中，能够一眼看透者实在不多。

这类五行生克，飞星斗数间以生杀出入的部署，乃是极具高奥易理的一种学问。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高深修养，简直不得其门而入。由是而观，纵然你身负盖世奇技，如无这类学问，也只得望门兴叹，一经误入，必将步法自乱，自相矛盾而至于攻杀自我，那时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，也只有听令宰杀之一途了。是以自古以来，即有“不识易理不足论智”、“不通智乃难论剑”之一说，当知欲成为一“剑士”之不易了！

尹剑平俨然是精通此道之士，只是他却也了解到这一门学问上，更较剑术武学为浩瀚，仰之弥高不易摩其深奥，只凭各人造诣作适度之探讨，谁也自满不得。

左先生觉察到尹剑平的一番拘谨，脸上情不自禁地带出了一种惊奇。他缓缓走过来道：“尹兄可是看出了什么？”

尹剑平这时已知眼前这个左明月，绝非寻常之辈，当下深深一揖道：“先生高人，十二生杀妙数，却使在下一时不敢妄人！是以揣摩再三也！”

左先生点头道：“足下有此见识，何以不敢擅入？”

尹剑平道：“三合之数已空，只不知‘命’宫‘吉星’何处？”

左明月脸上更见惊异，频频点头道：“足下果然高明，看来东翁诚然要借重足下，共襄大事了。”

说到这里微微一晒，道：“三合亥卯未，吉星百花芬。足下大智之人焉能不知？”

尹剑平陡然一惊，遂生大悟，道了声：“多谢先生！”挥臂拧身，倏地纵出数丈。

他以非常身法，走宫踏位，转侧之间，业将十二宫位踏了一遍。这当口摸清了行市，陡然进身，循左明月先时指处，稳步蟾宫，长驱直入。

左明月观其背影，不禁频频点头，轻轻自语道：“不才愧我非名士，可喜卿能做解人。看来卦上紫薇，当应在此子身上了！”言罢陡地扬手，以拇食二指的捻动之力，发出了一双青铜制钱！二钱一经出手，即发出了两股尖锐

轻啸之声，相并而驰，就空连连互击，发出一阵“叮叮”的清脆悦耳声。这一手“青蚨传音”施展得极具巧妙，显然是向里面人作了必要的招呼！

尹剑平抬头看见了空中飞过的两枚青钱。青钱呈弧状由他当头划过去，然后坠落在前道松丛，紧接着他耳边听见了一阵隐约的钟鸣“当当”之声。松丛里顿时惊飞了一天的鹁鸪。灰色的羽翼在当空翩跹一周，遂即往后岭群集飞离。

尹剑平心里有数，已悉知那位左先生向里面通了消息。先是“青蚨传音”，继而钟声响起，不用说清风堡里已作了必要准备，来欢迎自己这一个“不速之客”了！

这样也好，他心里寻思着，正好借此来了解一下清风堡到底实力如何？自己不妨全力施为，见阵破阵，见人敌人，倒不信自己练功十数年，学兼各家之长，居然连对方门户也不能接近，那可就太泄气了。

有了这层想法，尹剑平益加精神振作，所谓“三合明珠生旺地，稳步蟾官”，眼前阵势他已看破，复得左先生一语指点，于是尽悟玄机，可以放心前进。当下他施展“春秋正气”功中之“九九蟾宫”步法，身躯左舞右晃，如风摆残荷，瞬息之间，已踏进十数丈以外。

眼前情景，当真是风雷暗聚，尹剑平深知对方这种阵法之微妙，只需一步踏错，那“十二星宿”之中，吉凶参半，间以“七杀七冲”，该是何等险恶！一步误着，以自己功力，自是不无挽救之机，只是势必煞费周章了。如当中再间以主人存心考验攻击，是否尚能从容应付，可就不得而知了。是以尹剑平不得不全神贯注，步步为营，总算他得力于“春秋正气”功的杰出造诣，事先自己又有详细的观察，乃至于行宫步位，如履康庄大道！

这条花岗石甬道，足有五里之遥，两侧除了一些石人之外，更栽种着许多松柏奇花，间以各类奇形怪状的巨石。尹剑平观察到即使一草一木一石，也无不暗藏妙着，诚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内外相连，互生互克，当真是凶狠凌厉之极！

忽然那条看来笔直的甬道，却与由正侧方分出的一条道路相交，状若交锋之剑，尹剑平顿时止步，即感觉到一股凌厉的飓风，迎面狂袭而至。

原来这地方中道高起，四方云天辽阔，仰视穹空唯见碧空如洗，却不见一片云彩，那风力正是与特殊地形有关，回山而转，骤然下溢，乃见其强烈。

尹剑平天风罩体之下，不觉心底起了一阵震惊，以他见识，大体说凡是这类天险之处，必将设有厉害杀着，不可不防。心中方自猜疑，只觉背后一股尖锐风力猛然袭来，若非练有极佳之“暗器听风”之术，万万不易察觉，盖因为那股尖锐风力隐没于飓风之中，极不易察觉。

尹剑平真要无察倒也罢了，偏偏他功力精湛，身负奇技，绝不容许别人暗算。是以，就在这股尖锐风力一经袭到时，尹剑平已怪蟒般地掉过身来，右掌轻翻，已把飞临眼前的那件暗器抄到了手上。竟是一截干枯的枯枝。

左侧方松树梢上似有人影一闪，随着那人扬起的手势，只听得刷刷刷一阵疾风响处，六七团黑影，直向着尹剑平全身上下袭来。尹剑平身子向前一俯，双掌骤分，用“排云双掌”打法，把来犯的几团黑影全数击落在地。不过是几枚干枯的松果而已！

那人身法至为灵巧，身子虽然腾起，却不思远去，极其轻飘地落身于另一棵高大的松树梢上。

尹剑平双掌一沉，骤提丹田之力，霍地腾身纵起！身子方自纵起一半，陡然念及不好，顿时凌空一个倒折，硬生生把纵出的身子收了回来。饶是如此，却也不免着了道儿！那人显然是在诱使尹剑平中计，等到尹剑平临时发觉，已是慢了一步。眼前阵势，错综复杂，若非他先前步步为营，简直难以通行。此刻虽然一经发觉，显然已是迟了一步，双足落处，仿佛足下设有一面极为精细的钢丝线网，由于那面细网设置在浅草之内，如非伏地细查，简直难以看出，足尖点处，只听得叮叮一阵钢铃声响。

尹剑平情知不妙，身形一个拧转，直向前落身之处坠来，哪里能从他心愿？先是面前一阵发暗，紧接着眼前那条笔直的甬道，忽然成了倒仰之势，等到尹剑平落下之后，才发觉到由于幻象错觉之故，是以落身之处已大有偏差。等到他足尖点地之后，只觉得天地倒置，已成了头下脚上之势！这种现象虽说全系幻觉，却由于目心相通，感觉起来，简直逼真之至！他总算当得上这一道上健者，一经发觉不妙，即刻稳住宫位，进七退三，守住了“五五”之数。就在这一瞬里，眼前人影一晃，一个长身白面、形容瘦削憔悴的中年人，已到眼前。

这人黄发黄眉，一身雪白长衣，衬以毫无血色的一张瘦脸，那副样子乍然看上去，简直形若魑木客，可怕之极！尤其是那张原本就木讷的脸上，不着丝毫笑容，予人以无比阴森凌厉之感！

尹剑平虽然是由于对方的捉弄而身涉其险，但是到底此来出于自愿，况乎主人更是有言在先，却是怪不得对方。再者自己此来是客，更不得失礼！因此，对于这个黄发人身形一经临近，虽然已侵入战圈之内，他却不便主动出手。

黄发人对于尹剑平如此熟悉阵法而大感惊异，正因如此，他也就越加地不服气！

“小子！你算老几？”

话声中显现着极度的不屑，非仅如此，话声一落，一只枯瘦的长手已经抖了出来！

这人必精于指上功力，五根箕开的手指，形若五把利刃，陡地向尹剑平腹间探插过来！

尹剑平原想以礼相待，却不意对方这等欺人，自是不甘示弱！他霍地上前一步，直踏“中宫”，右手反步上撩，直向对方那只状若鸟爪般的怪手迎了过去。两只手掌一经接触，彼此身子一阵大摇，这可就看出了各人功力的深浅来了。

尹剑平在双鹤堂以“金刚铁腕”功力著称，为该门派百十年来唯一杰出门下，功力之精湛，即连甘十九妹这等旷世高手，也几乎在他的铁掌之下吃了大亏，其功力自是可观。

黄发人虽说亦非弱者，所练“勾搂掌”乃系“至阴”性质，且已足有八成火候，只是相形之下，却是要比尹剑平的“金刚铁腕”功力差上一截。双掌甫一交接之下，先是双方的身子各自为之大大震动了一下，紧接着黄发人神色为之大变，瘦削的身子不禁如同纸鸢般地狂飘而起，足足腾飞出两三丈外！

这一掌尹剑平念及此来是客，还未曾施出全力，只用了七成功力，虽然如此，黄发人却仍有“吃不消”之感！

空中白影一闪，黄发人就空一个倒折，一式“细胸翻云”之势，就空直坠下来。“细胸”乃是鹰中最凌厉的一种，大小如隼，身法以快捷轻巧见称。黄发人这一式“细胸翻云”之势，当真施展得惟妙惟肖，直起直落，寸草不惊，足见功力深邃。

尹剑平掌式向后一收，这当儿，背后又有一股疾风扑到，他久经大敌，早已养成临阵警觉，一觉出背后风力有异，遂即向前一个快煞伏身。头顶上“呼”的一阵疾风掠过，一个身着锦缎的五旬壮叟，以非常的身手，自他头顶上快扫而过。

尹剑平不禁被激起了一腔怒火，嘴里叱一声：“开罪。”

丹田之力骤然上提，他前进一步，双掌平推而出，以“双撞掌”势，直向锦衣壮叟背上击去。他显然已经留意到对方二人那种特殊脚步，正与自己“五五乱踏”之数异曲同工。这么一来，他倒是放心了，既无足下之困，倒可以好好放手与对方决一胜负。

锦衣壮叟一招走空，背后受敌，嘴里怪啸一声，霍地向左面一闪！

这锦衣壮叟绝不甘受制于人，身子一闪的当儿，左手霍地反臂勾出，这一手“金鸡剔羽”施展得极见功力，手掌挥处，直击向尹剑平左面胸肋。

尹剑平冷哼一声，陡然抽身，又飘向锦衣壮叟右边，掌式一封，沉声道：“去！”

锦衣壮叟身子大大地晃了一下，足下却不能错了步位，一阵子踉跄，却以“倒踩玄宫”步法，一连后退了三四步才得拿桩站稳。

尹剑平多少也有些怨怪对方的暗袭行为，是以这一掌也同对付黄发人那一掌一般，暗聚“金刚铁腕”之功。那五旬壮叟竟能承受一掌之力，当然断非弱者。即使如此，黄发人与那锦衣壮叟均呈败象，却已是不争之实。

尹剑平私下判断，黄发人与锦衣壮叟功力相仿，只是论身法动作，锦衣壮叟却不及黄发人多。不可否认，二人俱是他多年来罕遇的高手。对方既然存心试探自己能耐，若不显现一些真实本领，谅不为此间居亭主人所重视。这么一想，他也就暂把拘束之心抛在一旁，决心先胜了二人再说。

黄发人与锦衣壮叟在此清风堡，都以身份特殊与武技精湛见重，想不到一上来几乎双双败阵，颜面尽失，俱不禁触发怒火。

这当中黄发人却又比那锦衣壮叟机灵多了。他原思即刻出手与对方一搏，因见锦衣壮叟插入其间，一时倒止住了激动，不进反退，身躯微晃，飘出丈许以外，决计观看片刻以定取舍。果然锦衣壮叟已忍不住先行进攻。

此人面色赤红，虎目狮鼻，一副五短身材，目光炯炯而有神威，一眼之下即知身负真功实力。

“小辈，你这叫自投罗网。”

嘴里说着，他足下快踩几步，已飞跃着欺身而近，矮壮的腰身向下一沉，只听得身上骨骼“咯咯咯”一阵子密响，两只拳头已向尹剑平前胸攻过来。

这一式“黑虎伸腰”妙在他的手、眼、身、步搭配得正到好处，拳风疾劲，真有排山倒海之势！仗着他熟悉阵内“十二生死宫门”，才敢恣意施展，尹剑平接架不住，抑或退守失所，则有再次触发阵势的可能。

随着锦衣壮叟拳风直捣之下，尹剑平利落地打了一个旋风，飘出丈许以外。

他足尖虚点“宫眼”，使对方误以为阵势即将发动，果然锦衣壮叟脸上带出极为喜悦之色，不待他身子落实遂即挥动袍袖。“唻！”一股尖锐风力划空而起，却由他锦衣大袖怪蛇般地抖出了一条五色彩带。这条五色彩带，一端打着一个如意绳套，一经出手暴伸十丈，直向尹剑平当头罩落。

锦衣壮叟打的如意算盘是乘着阵法发动之始，在对方不辨东西的当儿，一举将对方生擒。哪里料到尹剑平这一手乃是十足的诱敌之计。就在锦衣壮叟袖中彩带方自抖出的同时，尹剑平早已潇洒自如地移宫换位。原来预期发动的阵法，丝毫没有异状，锦衣壮叟一惊。眼看着尹剑平翻出的身子，

白鹭盘空般已飘向一隅，身法至为巧捷，落身姿态更是明智，双腿一伸，两手平伸。

这等施展，说明了他对眼前阵法之熟悉，简直如同已设，更蓄有随机应变之势。锦衣壮叟不禁大为吃惊，已经出手的五色彩带，不待虚落，乘机向后一收一扬，再次狂飙而起。这一次他决计要给尹剑平一个厉害，五色套索一经卷起，势若倒卷飞蛇，其力万钧，夹着一股巨大风力直向尹剑平双足上飞缠过去！

尹剑平身子闪电直下！

五色彩索如出穴之蛇！

双方势力都迅猛极了！

在五色长索疾快的落势之下，尹剑平身子霍地向下一蹲，伸手抓索，锦衣壮叟再想回收，却已慢了一步，不知怎么一来，那条五色套索一端，已吃尹剑平紧紧操在手掌心里。

这一次尹剑平不再手下留情，决计要给对方尝尝厉害，飞索一经入手，他即刻再施“金刚铁腕”之力，手腕力翻而起，已施出了十分功力。

眼看着锦衣壮叟那张红脸一阵子发紫，想是运力抗衡，无奈双方力道过于悬殊，万万难以抵挡住尹剑平这势若拔山的巨大力道。

随着尹剑平撩起的手势，锦衣壮叟足足腾起来有丈许般高下，一时头下脚上，俯冲着直向地面猛力地栽下来。

一旁的黄发人睹状大吃一惊，身形晃处，翩若惊鸿地迎了上去，只是仍然慢了一步，虽经黄衣人及时伸手，助了他一臂之力，锦衣壮叟仍然摔得不轻。

锦衣壮叟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勉强地站起来，那副样子可显得狼狈极了。

“锦衣”成了“土衣”，半边脸也擦破了皮，又是血又是灰，若非是黄发人及时拉了他那么一把，把他身子掉了个方向，这下子虽不至于当场要了他的命，但也足使他爬不起来。

连怒带急，锦衣壮叟那张脸一霎间变成了灰白，手指向尹剑平，怒声道：“好……小子。”

只说了这么三个字，禁不住“哇”的呕吐了一口血，身躯更像是喝醉酒般地摇晃不已。

尹剑平足踏“五五”步法，连续几个快闪，已到了他身前，见状很是尴尬地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在下一时失手，前辈务请海涵。”

话声未完，锦衣壮叟已咆哮一声，陡地上前一步，再次一掌，直向着尹剑平当胸劈来。

这一掌对尹剑平来说，自然难以构成威胁，顺着他推过来的掌风，尹剑平滴溜溜地打了一个转儿，非但闪开了他凌厉的掌力，反倒就势托住了他前跽的身子。

“前辈小心！”尹剑平好心地道，“前面好像是伏设的一处暗宫。”

锦衣壮叟原是气昏了头脑，经他这么一点，目光再一注视，果然不假，只差着半步的距离，自己可就误踏阵门。那可是闹了大笑话，没有困着人家，反而把自己给困着了。虽说是尹剑平的一番好意，可是在锦衣壮叟的感觉里，真比打他还厉害。

“滚开！”嘴里怒吼一声，他双腕倏分，直向尹剑平胸腰之间双双插落下来。

盛怒之下，他早已丧失了理智，双手探处，聚力如刃！这一手“绞盘”功力，江湖上已是罕见，五旬壮叟施展得更具十分力劲，足有“生裂虎豹”之威！

奈何今天所遇见的这个年轻主儿——尹剑平，可真是过分的扎了点手，以至于使得他自己三番五次地吃瘪受窘。

锦衣壮叟两只手自推出了一半，忽然受制于对方的一双铁腕。

“前辈大可不必，在下知罪就是。”嘴里说着客气话，尹剑平双腕力收之下，硬生生把锦衣壮叟张开探出的一双手臂给收了回去。一出一收，看似无奇，但其中却聚积着万钧巨力，锦衣壮叟胆敢倔强不收回来，这双手腕子可就别想再要了。

尹剑平以内功硬生生地反使对方将发出的双手收了回来，意在暗示对方适可而止。足下微点，已飘出丈许以外。

锦衣壮叟神色倏地一阵黯然，健壮的躯体一阵颤抖。

一旁的黄发人亦现出十分惊异的表情，他脸色一沉，正待开口说话。

蓦地，空中传来一阵阴森的冷笑。

这声冷笑随着一阵微风，只是在眼前这个地方打着转儿。锦衣壮叟与黄发人乍闻笑声，均不自禁现出一片肃容。

尹剑平方自听出笑声有异，颇似内功中的“千步传音”，再者笑声冷沉苍老，说不定正是此间居亭主人樊钟秀。

心念方自一动，笑声忽止，即闻得一个十分苍老的声音道：“你们两个可服气了？”

锦衣壮叟与黄发人目光对看一眼，脸上相继现出一种腼腆。

声音微顿之后，遂即又道：“平素我是怎生关照你们来着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怎么样，今天来了个毛孩子就把你们给打垮了！”

话语中虽无责备之意，只是语音冰凉，显系发话者心中隐含愤怒。锦衣壮叟与黄发人表情更见尴尬，双双不约而同地躬身抱拳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尹剑平这才知道自己猜测得不错，发声人就是“伏波老人”樊钟秀无疑。所谓“打狗看主人”，看来眼前二人必是他的门下弟子，老人虽是明在责备门下弟子，却未必就此与自己罢休。

他来此原负重责，欲同参商破敌之计，若是一上来就因误会与对方失和，岂非大为不智！只是眼前一切事情的发生，却是身不由己，即令伤了和气，也是罪不在己。心里正在想如何向对方开口解释。

空中传声忽然又自冷笑一声，遂即慢吞吞地道：“清风堡在江湖武林中虽然知者甚少，但凡是知道的人无不心生敬仰。对方不过是个后生小辈，但入我阵门，行宫过阵如履康庄大道，这个脸我们可是丢不起。你二人还有自信与对方一搏胜负没有？”

锦衣壮叟宏声道：“即请恩师示下，弟子当与其决一死战。”

“你……”老人嘿嘿笑道，“陆豪，我看你是大可不必了。”

那个叫陆豪的锦衣壮叟，面上一阵发紫，尚待争辩，老人已吩咐道：“你且退下去吧。”

锦衣壮叟虽然面色愤愤，却是不敢多言，羞惭满面地抱拳称了一声：“是。”

他正待转身退下，传声中又道：“且慢，我要你在一旁观战，看看人家的出手招法，印证一下自己的功夫才可收教学之实效，知道吗？”

陆豪极不情愿地哼了一声：“弟子遵命！”遂即退后几步站好。

暗中老人接唤道：“宫琦听令！”

黄发人上前两步，面对当前红楼，躬身道：“弟子在！”

老人说道：“你是我最得意的门下，何以今日表现如此不济？真令我大失所望。”

被称作宫琦的黄发人，聆听至此，那张瘦削的脸上现出了一片狰狞。一双黄眉频频向上挑动不已。

“不要这个样子！”老人奚落道，“光生气不服气当不了事，武功这个玩意儿就是这个样子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那是一点儿巧也偷不了的。你敢说不服吗？”

宫琦恨声道：“弟子并未与他好好动手过招，未定输赢，您老要我怎么样服法？”

老人暗中发出一阵子低沉的笑声。

尹剑平虽是不见对方表情，只听他们双方对答，已知道老人对于这个叫